

46 職業刺客

「你想要殺誰？」我問。

「我自己。」米切爾說。

又是一個那種人。

我說：「我沒有必要知道你為什麼要死，不過，也許你可以滿足我的好奇心。」

「我欠了一屁股債，只有用保險費來償還，剩下的錢還能讓我太太和兩個孩子過上好日子。」

「你確信這是唯一的辦法嗎？」

他點點頭。米切爾是一個三十歲出頭的人。他問：「你是一位好射手嗎？」

「最出色的。」

「我要你射穿我的心臟。」

「一個明智的選擇，」我說。「這沒有什麼痛苦，也不會引起懷疑。大部分的人喜歡打開棺木供人瞻仰遺容，棺木蓋上的話，可能引起人們的懷疑和幻想。你覺得什麼時候最好？」

「中午十二點到一點最理想，」他進一步解釋說，「我是海灣儲蓄所的會計，十二點是我們吃午飯的時間，星期五除外。星期五我是櫃臺負責人。那時候只有我和一位小姐在營業廳。」

「你要那女孩做證人？」

「是的，我覺得，如果沒有人看見我被槍殺，我的死亡可能引起懷疑，那時賠償就會很麻煩。」

「星期五，十二點三十分整，我走進營業廳，開槍打死你？」

「穿過心臟，」他再次說，「我想我們可以使整個事件看上去像搶劫。」

「還有報酬問題。」

「當然，要多少錢？」

我試著開了一個數目：「一萬元。」

他皺著眉毛想了一下，說：「我先預付五千元，其他的事後——」他停下。

我微微一笑：「很顯然，沒有什麼事後了。」

他讓步了，不過，他不是那種先付全款的人。

「我們這麼辦，我現在付給你五千元，其他的我放進一個信封。放在營業廳的櫃臺上，你殺了我後，可以拿走信封。」

「我怎麼能肯定信封裏裝的不是報紙或其他東西呢？」

「你可以先看看信封裏的東西，然後再殺我。」

這似乎很合理。

「從你的情況來看，你幾乎是破產了，你到哪兒去弄一萬元呢？」

「我過去兩個月裏從公司挪用出來的，」他打量著我。「告訴我，你經常有像我這樣的顧客嗎？」

「不經常有。」

實際上，在我的生涯中，我處理過像米切爾這樣的事，有三件我幹得非常滿意。

例外的是皮羅。

皮羅是本市一所中學的數學教師，他深深地愛上了一位教家庭經濟史的小姐，不幸，這位小姐並不喜歡他，嫁給了一個校董事會的成員。

皮羅勇敢地參加了教堂的婚禮，但是婚禮後，他立刻散步到海濱的一家酒吧，他在那裏認識了弗倫——我的代理人之一。四杯威士忌下肚後，皮羅向弗倫表示，他不想活了，但他沒有自殺的勇氣。

弗倫把他介紹給我。

「我猜有那樣的人，他們在雇用了你之後，又改變主意，不想死了，是嗎？」米切爾問。

「是的。」

「可是，一旦你收了人家的錢去殺人，你就不能停下，不管他們怎麼哀求，是嗎？」

我微微一笑。

「我不會請你饒命的，」米切爾堅決地說。

「不過，你會逃跑嗎？」

「不，我不會逃跑的。」

可是，皮羅逃跑了，我仍然遺憾這項工作沒有做完。

米切爾從口袋裏掏出一個厚厚的信封，數出五千元，說：「開車到營業廳，向我開槍，然後開車離開，用不了十分鐘。記住，一定要穿透心臟！」

他走後，我鎖上門，走到隔壁套房，打開門。

我和顧客見面時，總是租兩間相連的房間或套房，那是防備有人等著跟蹤我。進入第二間房子後，我取掉假鬍子、墨鏡和淡金色假髮。

我將那些東西和襯衫、西裝外套一起，塞進我的高爾夫球袋。

我套上一件運動衫，戴上一頂棒球帽，背上高爾夫球袋，當我離開時，我是個出門打高爾夫球的人。

到達旅館停車場時，我看見米切爾正開著一輛淡藍色的轎車離去，我默默地記下他的車牌號。

我驅車來到凱西街的羅盤酒吧，我約好弗倫在這裏會面。

我有許多代理人——我喜歡稱他們為協會會員。

他們分布在全國各地。當他們找到一位顧客時，便在當地報紙上刊登一則遺失廣告：「遺失棕白色牧羊犬，名叫紫羅蘭，送還者有獎。」後面是電話號碼。

這些年來，我的會員們和我合作得很愉快，只有一些小麻煩，那就是我們得給那十三隻名叫紫羅蘭的牧羊犬找人家。

至少，表面上我與鄰居們沒有什麼不同，除了我訂有十六份美國報紙和兩份加拿大報紙。

弗倫留著一部大鬍子，一對平靜的眼睛，總是穿著淡綠色夾克，戴著船長的長舌帽。有人可能以為他在海上過了大半輩子，其實，他是社會安全局的退休會計。

他住在郊外，但是，每天午飯後，便穿上他的制服，開車進城，或者到海邊。他在海邊和酒吧消磨大部分時間，聽人家聊大海的事，偶爾請請客。他非常嚮往海上生涯，他是因為早婚和五個孩子才放棄的。天黑前，他返回女婿家。

我發現他坐在一張割痕累累的桌子邊，正在喝啤酒。

「你得到多少？」他問，「你帶來沒有？」

「他預付五千元。」我在桌子下面打開信封，數出兩千。

我付四成傭金給我的代理人，我想有些人會認為付高了，但是，我覺得我的會員做的和我一樣多，他們的期望也和我一樣高。

弗倫是我的新會員，到目前他只介紹給我兩個人：皮羅和現在的米切爾。

他把鈔票折起來，放進淡綠色夾克的口袋。

「你怎麼發現米切爾的？」我問。

「其實，是他發現我的。我正坐在這裏看午報的時候，他進來，從吧臺上要了一杯啤酒，在我旁邊的椅子上坐下。他喝完啤酒後，看著我，說：『你要喝什麼？』我說啤酒。他要了兩杯，在我桌邊坐下。沒過多久，他就告訴我他的煩惱和他的想法。」

「他知不知道你的名字？」

「不知道，我從來不告訴別人。」

「可是他來找你，幾乎馬上就和你談起他的煩惱。」

弗倫緩緩地點點頭說：「現在想想，都是他先提出的。」

我們想了很久，然後我說：「你能肯定，你從來沒有告訴任何人與我的關係？」

「我發誓，」弗倫肯定地說，「一位船長發的誓，世界上沒人知道我們之間的關係，當然，皮羅除外。」

皮羅？米切爾會不會是從皮羅那裏來的呢？

我的會員們從不告訴顧客真實姓名或住址，不過，皮羅仍然可能有辦法幫助米切爾找到弗倫。

弗倫的制服，他的大鬍子，還有他經常在海邊——還有，我現在才注意到，弗倫右眉毛上有一個星形的傷疤。

是的，要找到弗倫不難。

我想，如果米切爾是從皮羅那裏得到消息的話，那又有什麼關係呢？

「弗倫，」我說，「我想你現在最好不要用那些錢，至少在我告訴你之前不要用。」

他似乎明白了我的意思。「你認為也許鈔票做了記號，或者警方有號碼？」他淡淡地一笑，「我希望我們不必扔掉它。」

我也希望如此。

第二天，我開車來到米切爾住的那個小鎮。它在兩百英哩之外。我兩點過後到達那裏。

那個小鎮就像個農村，生意大部分在一主要街道上。鎮界上有塊牌子上寫著：入口 2 3 1 4，我停下車，走進一家藥店，進入公共電話亭，翻閱鎮上的電話簿。鎮上有二十二家商店，三位醫生，一位按摩師，兩位牙醫，六家餐廳，四座教堂，一家儲蓄所和國家律師事務所。

我注意到，四位律師中，有一位名叫米切爾。我考慮了一下。

米切爾曾經說他是儲蓄所的會計，他是不是律師兼會計呢？

再翻閱住宅部分，我沒有發現皮羅這個名字。

我離開藥房，在主要街道上漫步，我停在一家理髮店，看選舉海報。

從海報上看，米切爾還是當地地方法院的檢察官。

我歎了一口氣，漫步經過海灣儲蓄所，裏面有三、四位職員，六、七個顧客，沒有看見米切爾。但是，他可能在裏面的辦公室。

我拐進最近的一家酒吧。裏面很安靜。有兩位穿著工作服的人坐在吧臺的一頭，邊喝邊聊。

他們喝完酒後，就離開了。

酒吧侍者擦擦吧臺，向我走來，準備聊天。

「剛到這裏？」

我想他不可能認識這裏的兩千三百一十四人，但是，他卻認為我是陌生人。可能因為我這樣子太顯眼。

在喝三杯啤酒的時間裏，我打聽到，米切爾是個單身漢，沒有成家，他正在競選當地法院的檢察官，但這很困難，因為他不是本地人，而選民總喜歡選自己家鄉的人。我也打聽到，警長馬丁的妻子是米切爾的姐姐，他的妹妹則剛和一位中學數學老師結婚。

「那位數學老師叫什麼名字？」

「他叫莫洛。」

三點差一刻時，我離開酒吧，徒步走向我的停車處。我很快找到海灣中學，停在外面，學校門口有一排校車，等著學生放學。

三點過十分，學校的鈴聲響了，三十秒之後，學生蜂擁而出，他們大部分衝向校車。

當第一位老師開始離校時，大部分的校車都已經坐滿學生，開車了。

我等著，最後看到了皮羅——現在叫莫洛。他個子高高的，有點駝背，將近三十歲。

我看著他走向他的汽車，如果他注意到我的話，那也沒有關係，我們只見過一次面，而那次我是戴著假鬍子、墨鏡和假髮。

皮羅預付了三千元，對一個教師來說，這可是一大筆錢。

對他的死亡，他沒有提出確切的時間，他不願意知道確切的時間，只限定在

一個星期內完成。

三天後，當我去找他的時候，他失蹤了。

後來我得知，皮羅在跟我見面後二十四小時內，認為生命很寶貴，不應該去死。

他急忙趕到我和他見面的旅館，但我當然早已不在了。

他又趕到第一次與弗倫見面的酒吧，但弗倫那天去外地看孫子，也不在。皮羅嚇壞了，收拾起行李，逃跑了。

現在，我看著莫洛——也就是皮羅——上了汽車，開走了。

我緊跟其後。

走過六條街後，他停在一棟高大的維多利亞式住宅前。下了車，鑽進大廈。當我開車過去時，我也注意到，米切爾那輛淡藍色轎車正停在皮羅的汽車前。這又使我想起米切爾。

他騙我說已婚，又有兩個孩子。那是什麼意思呢？要使他自殺的動機更不可信，他真正的意圖是什麼？

我回到那條主要街道，停在鎮上唯一的旅館後面，登記後，拿著衣箱和高爾夫球袋進了房間。

第二天是星期五，我很晚才吃早飯，又漫步到那條主要街道。

我遇見一位肥壯的警察，從他的年齡和舉止來看，我猜他是馬丁警長。

我走上臺階，進入鎮圖書館。我找到一本書，在一張靠近窗戶的桌子邊坐下，那窗戶正對著主要街道，從那裏，我可以清楚地看到海灣儲蓄所。

十一點十分，我看見馬丁警長，他走進儲蓄所。

我等著。

他沒有離開。

十一點半，十二點，十二點半，他仍然沒有出來、一點鐘的時候，米切爾從儲蓄所出來，他向街道兩頭看看，又看看手錶，回到裏面。

我仍然等著，對馬丁警長感到好奇，他會出來嗎？

兩點差一刻的時候，我放棄了。到了離開小鎮的時候了。我將書放回書架，走向旅館。

當我打開房門時，馬丁警長正拿著手槍在等我。

他微笑著說：「這麼說，你決定不上儲蓄所亮相了？」

我裝出一副無辜的樣子說：「亮相？亮什麼相？」

他走到我面前，搜我的身，但沒有找到武器。

我注意到他搜了我的衣箱，也查了高爾夫球袋。我的假鬍子、墨鏡和假髮都在床上。

他放回手槍。「當你沒有按時出現時，我很奇怪，有五千元在等著你來取，你竟然不來，為什麼？」

我沒有說話。

「你懷疑到我的安排了？」他咧嘴一笑，「米切爾穿著防彈背心，你開槍後，

他佯裝倒地死去，然後，我從藏身之處出來，命令你扔掉手槍。否則要你腦袋開花。」

這麼說，是一個陷阱！

馬丁警長繼續說：「這件事是從莫洛開始的，也許我應該稱他為皮羅。一個月前的一個晚上，皮羅、米切爾和我三人在一起喝酒，皮羅喝多了，說出了他雇你殺他之事。他認為你可能仍在追殺他。」

馬丁警長又笑了一下：「米切爾靈機一動。他正在競選地方檢察官，他需要拉選票。他估計，如果他冒著生命危險來破獲黑社會組織，可以博得選民的信任。所以他想出了這個小計謀。」

馬丁警長從制服裏面的口袋取出一根雪茄。「是的，正像我說的，當我在儲蓄所等候時，我心想，也許你懷疑了，放棄了。可是，是什麼引起了你的懷疑呢？是不是你先住進來，打聽到什麼了？也許你仍然留在這裏，看看是不是一個陷阱？」

馬丁警長點燃雪茄。「我拿起電話，找到旅館賬房希爾，問他有沒有人住宿，他提到你，說你還沒有結賬。所以我從後門離開儲蓄所，到旅館來查。」說著，指指從高爾夫球袋取出來的東西。「我想，如果你戴上那些東西，你就和米切爾向我描述的一樣了。」

我歎了一口氣，我就要以凶手的罪名入獄嗎？不，可能入獄，但不是以殺人的罪名。

理由很簡單：我的協會和我都是假的，我們從來沒有殺過人，不論在什麼地方，什麼時候，都沒有。

我們的確是拿別人的錢，但是過後，我們總是沒做事就消失得無影無蹤。不過，不會忘記給受害者寄一封匿名信，告訴他有人急於看他死去，並且說出名字。

這至少可以使受害者提高警惕。

我們也寄一封信給警方，告以同樣的消息。這不一定能使警方逮捕我的顧客，因為缺乏紮實的證據，但我相信，當警方查問我的顧客時，這至少能阻止他們採取進一步的殺人計劃。

總之，我們是救人的，同時也借此賺點錢。

我們從沒有聽到顧客抱怨，說到底，雇人殺人的顧客，不會因為我們沒有履行合約而報警。遇到像皮羅這種自殺的情況，我總是過了好幾天以後，再去找他們。我總是發現他們已經改變主意，因此，我會「允許」他們活下去，光這一點，就使他們感激不盡，沒人會要求收回預付款。

「我來這裏，並不是要槍殺米切爾，取那五千元。我來這裏，是因為我懷疑皮羅可能就在這裏，我準備找到他。告訴他，我已放棄殺他的意圖。」

馬丁警長緩緩地吐著煙，說：「是的，先生，我在等候的時候，認真考慮過了。」

他打量了我三十秒。

「沒有人知道我來這裏，」他說，「米切爾也不知道。」

我皺起眉頭，猜測這是爲什麼。

又有三十秒過去了。

最後，他似乎下了決心。他說：「是我那個該死的太太，我不能忍受和她一起生活了，她又不願和我離婚。」他探過身。「我銀行存有四千元，我願意給任何人，只要他能夠替我解決我的難題。」

我盯著他，然後，我鬆了一口氣。

我又有一位顧客了。

------(完)